

湘金石書畫家汪東明：以抗戰城磚鏤刻愛國情懷

汪東明篆刻

沙孟海題

一塊經歷過文夕大火、三次長沙會戰的長沙天心閣古城牆磚，湖南金石書畫家汪東明在珍藏20年之後，將其鏤刻成兩方印章，用以銘刻那段難以磨滅的長沙抗戰史。8月19日，其中一件篆刻作品「民族魂」由九三學社湖南省委捐贈給中國最大的民間博物館——建川博物館珍藏。在專訪中汪東明告訴記者，藝術家要承擔責任，創作要體現愛國情懷。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姚進、董曉楠

中國書法界泰斗、西泠印社原社長沙孟海先生為汪東明題字。



■整個創作過程耗時兩月完成篆刻。

■篆刻「民族魂」刀法鏗鏘有力。



■篆刻「一寸山河一寸血」着重表現線條，其捐贈事宜正在計劃中。

汪東明工作室的桌子上雜亂的擺放著一些作品的拓本，一旁佈滿槍炮彈匣的方形牆磚極為顯眼，這就是汪東明以天心閣古城牆磚創作的另一個作品「一寸山河一寸血」。他告訴記者，他尋獲這兩塊城磚純屬偶然。

1995年為紀念抗戰勝利五十周年，汪東明為湖南出版社大型抗戰叢書《山河呼嘯》刻製了封底印並參與了部分叢書的設計工作。在當年走訪長沙城內抗戰遺蹟過程中，他結識了家住長沙天心閣附近的劉大爺。熟識後，劉大爺將自己當年從戰火廢墟中撿回的兩塊老城磚送給了汪東明。

時光荏苒，二十年間汪東明幾次易居，卻始終丟不下這幾方城磚。「它不只是城磚，它還見證了中華民族抗擊日本侵略的那段歷史。」

特製鋼刀耗時兩月

恰逢抗戰勝利七十周年，汪東明本打算將這幾塊殘磚直接捐贈給博物館，可當打開層層包裹的古城磚，他臨時起意創作，思量許久以「民族魂」、「一寸山河一寸血」為題，佈局很快成形，下刀一氣呵成。

「民族魂」採取漢將軍軍印的刻法，刀法鏗鏘有力，字體筆畫間有刀劍撞擊的視覺衝擊感，邊緣呈現的齒狀，彷彿浴火重生，儼然使人想起那個刀光劍影、戰火紛紛的歲月。而「一寸山河一寸血」印刻着重表現線條，給人以歷史滄桑感。「篆刻最難佈局，我這創作是應了兩塊石頭之勢。」

大規模的篆刻本就少見，且明朝時期燒製的城牆磚硬度高，汪東明為此特意訂製鋼刀，不但刻壞了幾把刀，手也磨出不少老繭，耗時兩個月才完成創作。而提起與以往作品的差別，汪東明說：「這兩方印剛氣非常足，更體現不屈的精神。我鏤刻的是那場血戰歷史，這是我藝術生涯裡最有意義的一次創作！」

「它們留在我身邊或者別人出錢收藏，這些都比不上讓更多的人見證那段歲月。」汪東明將「民族魂」捐贈給建川博物館，填補了唯獨缺少長沙會戰見證遺物的空白，而他也計劃在結束湖南省藝術節展覽後，將「一寸山河一寸血」捐贈給剛剛開館的芷江湖南抗日戰爭紀念館。

汪東明自幼研習金石書畫，上世紀80年代末他在筆墨紙硯的產地安徽讀書，開放的環境、濃厚的文化氣氛，不少新安派大師樂於授技，讓他受益匪淺。餘暇時他還勤於治印，臨摹古璽。1991年後汪東明便開始在《人民

■汪東明（左）向建川博物館館長樊建川捐贈「民族魂」長沙古城牆磚篆刻。



日報》、《中國書畫報》上刊發作品。

中國書法界泰斗、時任西泠印社社長的沙孟海先生稱讚其為「三湘印壇新人，齊派後繼有人」，並題寫「汪東明篆刻」以示鼓勵，一時傳為書壇佳話。著名金石書畫家李立先生亦曾評價其「章法、刀法得齊派真諦，實屬罕見」。汪東明的作品也被不少名家名館收藏，如台北故宮博物院、中國長城博物館等，中國著名書法家、中國書法家協會創始人之一的楊再春先生也曾讚其「印風古樸高雅」並篆刻五方書法用印。

三十多年的悟道，汪東明感金石藝術越鑽越深越讓人癡迷，更讓人敬畏。他說：「篆刻以白色的紙張與紅色的印泥形成千變萬化的組合，石頭選擇上柔韌度、硬度都很講究。刀與石頭碰撞的吡吡聲，讓他感覺很爽快。」

而談起篆刻從古代發展至今一直比較偏門，汪東明把這解讀為信用的缺失。「古代印為印信，蓋於書信封泥上，以示為信物。如今用印很少，只在銀行、政府機構、企業一些正式場合，但生活中這種蓋印形式的流失、簡化，從社會角度是信用的缺失，很可惜。」

篆刻在藝術界的一度火熱離不開拍賣市場的助推，而許多藝術從小眾到大眾也免不了商業化的俗套，對此汪東明並不看好。「藝術市場難免有浮

躁，藝術家也不可能不食人間煙火，但這個時代的藝術家，是要為社會服務的，除了陽春白雪，還要更多弘揚正能量的東西。實際上藝術市場的整體氛圍和整個社會知識文化結構和藝術修養是分不開的。」

互聯網時代藝術傳承需要變革

「中國藝術中書法印其實就是線條的藝術，外國人很難理解東方人在一根線條上執著，但我們每個人受中國傳統藝術潛在的影響，並不該放棄這種財富。」汪東明說在如今互聯網環境下，藝術傳承需要變革。「師傅帶徒弟的方式要改變，應該運用互聯網，影響更多的人自覺向藝術靠攏，藝術家要幫助全民提升藝術素養。」

談起今後的創作構想，汪東明說自己願成為一個中華文明的薪火傳承者，堅持自由的精神，獨立的人格，以筆墨為時代服務，做一個全心全意為人民大眾服務的藝術家。



■汪東明向記者講述「民族魂」創作思路。

記者手記

黃燎原解讀市場新熱：具體派

近幾年，隨著日本藝術市場的復甦，從村上隆、草間彌生、奈良美智到森山大道、荒木經惟等，日本藝術界強勢向國際進軍。如今市場上，日本「具體派」開始變得矚目。

日本具體派肇始於1954年，在當時屬於非常前衛的一門藝術流派，他們幾乎跟美國重要的概念藝術同時發起，還受到波洛克、美國先鋒藝術家的影響，跟新達達、波普都可以合流。

作為收藏日本當代藝術最多的藏家之一，北京現在畫廊主人黃燎原表示，具體派和抽象表現主義存在某種姻親的關係。他們強調一種行動、觀念上的東西，完全突破了架上繪畫的模式，然而，他們被低估的原因在於發生地是日本，而在西方的藝術系統中。在他看來，具體派應該受到更多的關注，獲得更多的榮譽。「具體派在那個年代給西方藝術界帶來了強烈的震撼，但這種影響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

「古根海姆博物館推出的具體派展覽讓人們重新燃起了熱情和興趣。」黃燎原坦言，這個展覽是目前具體派火爆的一個索引，拍賣公司專家也因此而持續跟進。

然而，2015春拍的「亞洲20世紀與當代藝術夜場」，原本被不少業內人士看好的具體派作品，卻由於種種原因，未能出彩，還有很多人直呼看不懂。「具體派從成立到結束，時間尚短，作品存世量少，而且以小型作品居多，很難創造市場奇跡。但從歷史的地位來看，市場和學術是兩回事，當人們真正認識到其價值時，它們會像西方當代大師作品一樣，受到追捧。」黃燎原指出，雖然佳士得夜拍中藝術家涵蓋得並不全面，但

是徵集了很多重要年代、重要藝術家的作品。然而，正是由於他們突然之間放進了大量優秀作品，導致市場消化不良，而且很多作品都是第一次在市場露面，缺乏必要的了解。

如今，白髮一雄是被大家談到最多的具體派成員，內地買家、台灣地區和日本的藏家都對他的作品表現出極高的興趣，反而鮮有人提起創始人吉原治良。

「白髮一雄已經成為具體派市場的明星，提到他的人當然會很多。但作為具體派的創始人，吉原治良絕對是代表人物，他創建了具體派而且起着導師的作用。」黃燎原表示，除了白髮一雄之外，吉原治良、嶋本昭三、田中敦子、元永定正等人的作品未來都會成為具體派市場的中堅力量。

早在二戰之後，日本具體派就曾在歐美與抽象表現主義藝術家作過對比，並在學界引發大規模反響，但最後卻被日本泡沫經濟所埋沒。有業內人士擔憂，同樣的事情或許還會重演，亦有很多人認為具體派的藝術市場很有可能只是曇花一現。

「一直以來，具體派作品多是歐美人士在收藏，現在歐美人士開始出貨，他們希望亞洲人來接盤。」黃燎原認為，國外藏家的力量要遠遠大於日本本土的力量。以日本目前的經濟狀況來看，本土藏家不可能來接這個盤。所以，具體派市場是否曇花一現和日本沒有太大關係，而要看市場的整體表現。

文：張夢薇

■向井修二《作品第52號》



藝訊

嶺南書畫展 小品大寄託

「嶺南之風」書畫展日前在吉齋畫廊開幕，展品共六十五件，以小品斗方、扇面為主。是次展出之著名廣東書畫家包括趙少昂、楊善深、關山月、丁衍庸、趙世光等，亦有非廣東籍畫家張大千、宋文治、沈子丞、錢杜等。

趙少昂年少時期開始學藝，與黎雄才、關山月、楊善深並稱為「第二代嶺南畫派四大名家」。他上世紀四十年代末移居香港，設立嶺南藝苑授徒。上世紀六十年代曾在美國哈佛大學及加州大學講學，並多次舉辦個人畫展。

是次展出的作品中，趙少昂二十八幀畫作同台亮相，趙氏花鳥走獸畫曾被徐悲鴻稱為「中國第一人，當無出其右」。此批斗方均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趙少昂畫技最成熟時期的代表作。畫中八哥、鸚鵡、貓頭鷹栩栩如生；蜻蜓、蝴蝶、蜻蜓意趣盎然，觀其畫作可領略到這位書畫家的高超寫實技巧。

文：張夢薇



■趙少昂《每向深山夜夜啼》